

法苑珠林卷之十三
後卷下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新四版

七劍十三袂

裝二冊

定價十四元

精裝一冊

定價十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周 惟 立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繪圖七劍十三俠 卷下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論功受賞 避近倖決計歸田

話說楊元帥班師回京，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到了京城，當將大隊人馬扎住城外。次日天明，楊元帥張永便率領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進城覆命。當有黃門官啓進去，却好武宗早朝未罷，見說楊一清已班師回來，即刻宣召進見。黃門官傳旨出來，楊一清張永二人，即便帶領徐鳴皋等人入朝見駕。到了金殿，楊一清等皆即俯伏金階。山呼已畢，武宗欽賜平身。大家又謝了恩，方才歸班。站立一旁，武宗先溫諭了一回，然後將討賊情形問了一遍。楊一清細細奏呈上聽，并云：逆藩安化王，現已押解來京，伏候主上發落。武宗聞奏，即命將宣藩送交刑部監禁，候旨處決。張永又將楊一清如何勤勞，徐鳴皋等如何奮勇，仇鉞如何設計討賊，非破格獎賞，不足以酬功績。奏了一遍。武宗聞奏，悅悅當下，即封楊一清面賜加爲吏部尚書，兼授武英殿大學士，仇鉞着傳旨加封威甯伯。徐鳴皋等皆封將軍，俟後有功，再加升賞。各人謝恩已畢。武宗又傳旨着撥庫銀三萬兩，爲犒賞三軍之用。所有隨征各軍，即着徐鳴皋暫行統帶。楊一清着卽入閣，兼管吏部事務。楊一清與徐鳴皋復出班謝恩。武宗退朝，各官也卽朝散。次日武宗下旨，宣藩着卽斬首示衆。由此逆賊既平，朝廷便太平無事。又兼楊一清入閣問事，更覺內外嚴肅。君臣一德，同心共治。天下太平，天下無事。且說宸濠自七子十三生十二位英雄，破了余半仙的迷魂陣，宸濠雖稍爲斂迹，但那謀叛之心，却未嘗一日滅。接着又探聽得楊一清討平逆藩，宸濠徐鳴皋等皆爲朝廷所用，因此不敢倉卒舉兵，只是潛蓄叛黨，以待時日。這且不表。且說張永自跟楊一清討平逆藩，武宗卽寵倖非常。由此日與江彬用事，江彬欲攘永權，累導武宗遠遊。遊幸爲彬所惑，於是巡幸不時，又兼義子錢寧用事，朝政幾又濁亂。會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八月，京師地震。十二年夏，京師大旱。楊一清既入閣問事，見此連年災異，不敢隱忍。巡幸不時，朝臣屢諫不聽，不得已上疏奏陳時政，譏切錢寧江彬近倖等人。錢寧江彬切齒痛恨。江彬因說道：楊一清這老匹夫，如此可恨，怎得設個法兒，將這老匹夫趕出我等方可爲所欲爲。錢寧道：這却不難。只如此如此，包管那老匹夫不久就要見罪於聖上了。過了兩日，果有倭人造成蜚語，妄說楊一清妄議國政，跋扈朝廷。奴隸廷臣交通外黨，却好這日武宗張樂飲宴，優人便將所造各蜚語乘間報之。武宗果然相信不疑。次日上朝，面責楊一清各事。楊一清當下嚇得汗流浹背，卽跪奏道：臣世受國恩，雖肝膽塗地，不足

報於萬一。臣又何敢跋扈朝廷。攬攬國政。尚乞聖上明查暗訪。果有前項各事。請治臣以不臣之罪。若無此事。必有近倖妄造蜚語。以惑主聽。亦請主上務查造謠之人。治以誣讎之罪。則國家幸甚。微臣幸甚。武宗聞奏。便望楊一清笑道。朕前言戲之耳。卿何必如此認真。耶。朕豈有不知卿之爲人。素稱忠直。而顧有如此之妄乎。卿毋介意。便了。楊一清當下又叩頭謝罪道。臣誠有罪。惟願主上親賢臣。遠小人。臣雖碎骨粉身。亦所愿耳。臣不勝昧死以奏。武宗微有不悅道。朕所親小人者何在。想卿有所見聞耳。楊一清見問。知武宗不悅。趕忙叩頭奏道。聰明神聖。莫如陛下。豈不知親賢臣。遠小人。原不足爲臣慮。臣所以不得不奏者。欲陛下防之於將來。不至爲小人所惑。臣亦庶幾報恩於陛下耳。幸陛下察之。武宗見楊一清說得委婉。方才息了怒容。退朝進宮而去。各官朝散。楊一清回至私第。心下想道。目今主上偏見不明。若久戀朝廷。必難終局。不如乞休歸田。尚可克全晚節。因與田氏夫人說道。卑人已年過花甲。日漸衰老。兒子尚未成立。若久戀爵祿。殊爲非計。况當此闈宦。端權。我又生性剛直。一舉一動。大半不滿意。現在聖眷雖隆。却不可恃。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倘若一旦聖心偏向。敗壞晚節。反爲不美。不若逞此急流勇退。解組歸田。做一個閑散農夫。以了天年。反覺得計。至于名垂青史。功在簡編。後世自有定論。此時亦不必計及。卑人立意如此。不知夫人意下以爲如何。田夫人聞楊相之言。便說道。老爺所慮甚是。現在錢寧江彬一流。端權用事。眼見朝綱紊亂。主上又寵倖非常。老爺又剛直不阿。難保不爲若輩所忌。乞休之計。甚是保全之道。但不知主上可能允准否。楊一清道。不瞞夫人說。今日早朝。主上卽責卑人數事。說卑人攬權端政。跋扈朝廷。卑人當奏告主上。此必有小人妄造蜚語。上惑君聽。並勸王上親賢臣。遠小人。那知主上不察卑人之言。反有不悅之意。問卑人所謂小人在。幸虧卑人委婉奏對。聖上始覺轉怒爲悅。因此卑人見此情形。惟恐主上偏聽不明。讒口鑠金。事所必至。與其有失晚節。不如及早罷休。所以卑人方才乞歸田之意的。若謂主上不准。卑人逆料斷無此事。現在錢寧一流。只慮卑人不肯乞休。若果卑人上了這乞休的奏本。卽使主上有留用之意。錢江等亦必懇懇聖明。准我所請。我於那表本上。再說得動聽。必然一定是准允的。此時楊相的公子。名喚賢克。年方一十三歲。聽得楊相這番議論。即便恭恭敬敬說道。爹爹方才與母親所言。孩兒亦以爲善。在孩兒看來。做官雖有光耀。却也最苦之事。人家睡的猶未醒。五更方至。便要上朝。每天還要面王上叩頭。更要跪在那裏說話。少年人尙還可勉強勞苦。如爹爹這大年紀。早起晚睡。怎麼能受這般勞苦呢。官却不可不做。古人有言。揚名顯親。正是這個意思。若長久做下去。也殊無味。不如依爹爹那個立意。辭去爵祿。安穩家居。那時每日又無起早之勞。無事

的時候，或與友下棋，或自己看書，或與母親閑談，或教授孩兒些古往今來之事。在家享福，何等不好。等爹爹過到一百歲，那時孩兒已長成人了，便看孩兒去中個狀元，再如爹爹這般大的官，做他幾年，代皇上家立一番事業，建下些功勞，再學爹爹今日歸田的法子，公子言完，楊公大喜，便笑道：「我兒呀，爲父的照你這般說就是了。明日上朝面奏一本，決計歸田便了。」少刻，排上午飯，夫妻父子用飯已畢，卽命家丁將徐鳴皋請來，有話面談。家丁答應，前去一會。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齊集相府，楊丞相與徐鳴皋等分賓主坐定。徐鳴皋却首先問道：「丞相見召，有何示知？」楊丞相便嘆了一口氣，說道：「各位將軍有所不知，現在朝廷閹宦當權，錢寧、江彬等，頗得近侍，眼見朝綱紊亂，不可收拾。老夫目不忍視，耳不忍聞。主上又偏聽不明，現在老夫年紀已大，不能顧全朝政，與其尸位素餐，不如解組歸田。因將軍等皆是國家樑棟，忠義素著，所以老夫特請各位來此，用告一言。老夫乞休之後，各位將軍當以上報國恩爲重，鋤奸誅惡爲心，而且宸濠叛逆，雖未顯露，終久必爲大患。那時總賴將軍等竭力征討，以定國家磐石之安。老夫雖然乞休，亦屬不得已之舉，還望將軍俯聽老夫一言，共相自勉，則老夫有厚望焉。」楊丞相將徐鳴皋等勉勵一番，若有戀戀不捨之意，畢竟徐鳴皋等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楊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討

話說楊丞相將乞休的話，告訴了徐鳴皋等十位英雄，又勉勵了他們一番。當下徐鳴皋等齊齊說道：「以丞相威望素著，主上又寵眷極隆，朝廷正賴丞相匡扶，與同休戚，一旦解組歸田，在丞相固爲得計，獨不念朝廷輔佐無人，靡尙望丞相收回成命，上爲朝廷主治，下憫赤子蒼生，非特國家之幸，亦天下人民之幸。至於末將等，荷承垂視，敢不竭忠圖報國恩，以副丞相提拔之至意。宸濠叛逆，雖未大露，數年之內，必有舉動。那時末將等自當依丞相此刻之訓，竭力征討。總期上不負國，下不忘本，便了。」楊丞相聽了大悅，道：「難得將軍等忠義爲懷，將來必爲一代功臣。此後老夫拭目而俟。至老夫歸田之計，雖承將軍如此勸勉，其如老夫無心爵祿，不敢立朝，做一個閑散村夫，於心稍爲安適。朝廷政事，老夫雖去，接踵者不乏其人，自能匡助有功。勤勞王室，卽使老夫心存戀係，亦不過爲朝廷上一具臣而已，得失何關焉。去志已堅，牢不可破。明日當卽上本乞休了。」徐鳴皋道：「丞相去志雖堅，特恐聖上不准，丞相亦不能過拂聖意。楊丞相道：「近侍當權，如老夫剛直不阿，主上雖明，究不免爲若輩所惑。而且若輩之心，望老夫乞休已久矣。老夫不上本乞休，則已。既有此舉，斷斷乎無挽留之慮也。」徐鳴皋等不便再言，告退而去。楊一清到了晚間，便於燈下修好了乞休之

表自己反覆看了一遍，覺得頗爲婉轉動聽。因自道：「此本一上，不患不准乞休。從此可以世外優遊，不入軟紅塵上了。」當下又與夫人略談了一會，然後安寢。到了次日上朝，文武百官朝參已畢，楊丞相便出班俯伏階下，將乞休的表本呈了上去。當有近侍接過來，呈上御案，參呈御覽。武宗將表打開來一看道：

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楊一清跪奏，爲微臣老邁昏聩糊塗，籲懇天恩俯准休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以樺櫟之材，荷蒙先帝知遇之恩，欽授臣總制三邊都御史之職。疊蒙寵眷，逐次升遷。迨我上御極以來，又復優加無已。涓埃未報，敢惜微軀。伏念相臣有變理之權，吏部有察吏之責，非精明強幹之才，不足勝此重任。臣生質素弱，加以愚昧，已自兢惕時虞。近復老邁日增，身多疾疚，凡遇應辦之事，輒多昏聩糊塗，倘有戀棧之心，必致憂深叢脞，敗壞朝政，貽誤機宜，負國辜恩，莫此爲甚。爲此瀝陳下情，仰求我皇上俯念微臣老邁難膺重任，准予告退，則國家幸甚，微臣幸甚。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所有微臣老邁籲懇告休下情，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武宗看表已畢，便提硃筆批道：「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楊一清，現在年過花甲，舉動尚頗精強，何以無志功名，遽思引退？既據陳請各節，姑念兩朝元老，不忍強留，着加恩准予乞休，并予戶部撥結養贍田畝，以供晚年用。篤朝廷軫念老臣之至意，欽此。」硃批一下，楊一清敬謹捧誦一遍，復又叩頭謝恩。武宗又慰勞了幾句，然後退朝。在朝各臣知武宗准了楊一清告退之表，并賜贍田百畝，無不互相議論，有羨慕急流勇退的，也有說主上待他恩厚的，更有那些畏懼他的，見他告退，便歡悅無限的。錢寧、江彬等人，心中更爲暢快。暗道：「老匹夫到也，知機，知道我們將來定不饒他，便來告退，只是太便宜他了。」閑話休表，且說丞相回歸私第，早有夫人公子接着，跟進書房，丞相換了便服，用過早點，夫人便問道：「老爺面主乞休，未知主上如何降旨？」楊丞相便將奉旨允准，并賜贍田百畝各節說了一遍。夫人公子大悅。此時徐鳴皋等早已知道，便來道喜，接着各家公侯、六部九卿、翰詹司道、將軍提督，以及親戚門生之類，均來道賀。張永也前來道喜，丞相俱各款待，曲盡殷勤。到了次日，即將承辦的公文案卷，悉心檢點交卸下任。又往各處回拜一會，卽同夫人公子，并家下僕婦人等，收拾行李，約有半月光景，便募了二三十輛大車，將所有動用物件，以及細軟行李，皆於先一日裝上大車，由家丁押解前往。次日仍上朝陛辭。武宗又安慰了幾句，方才出朝。早有在朝文武百官前來送別。楊丞相又再三致謝，然後率領妻子出京。到了北通州，雇換了民船，沿途水陸並進，直望鎮江原籍而去。不數日，到了鎮江，自有許多親戚故友前來迎接。楊丞相進了府第，布署了好兩日，又至各處拜候了一回，然後與夫人公子

安居樂業。在鎮江府第。安享太平清福。終日吟詩飲酒。種竹栽花。或遇美景良辰。便邀約幾個至交好友。飽覽金焦山色。及時行樂。好不逍遙。若是朝廷。即有天大的事件。他也毫不顧問。真個是林泉養志。富貴神仙。直至宸濠興兵謀叛。武宗御駕親征之後。正德十五年閏八月。武宗巡幸南京。避雨瓜州。順道鎮江。幸楊一清私第。那時楊丞相尚精神矍鑠。王守仁在朝。不必細說。且說朝廷自楊丞相乞休之後。錢寧江彬等。就毫無忌憚。却還有王守仁在京。尚覺有些不便。又從勇武宗將王守仁。放去外任。方好。却好南安橫水桶岡諸寨賊首謝志山等。漳州瀨頭諸寨賊首池大鬻等。接連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交界地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特上書保奏王守仁。武宗便命王守仁為簽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兼總督兵馬。招討諸賊事宜。由是錢寧江彬等。知王守仁既奉旨巡撫。招討江西各賊事務。便奏調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隨征。并請將楊一清所部之兵撥歸統帶。武宗准奏。即降旨徐鳴皋等均着派往王守仁大營效力。俟討賊有功。再行升賞。王守仁當即謝恩出朝。便將楊一清所部之兵。帶領江西討賊。究竟後事如何。要知其詳。且看下面分解。

第九十三回 料敵情一番議論 勦賊巢五路進兵

話說王守仁親統六師。仍以徐鳴皋為先鋒。一枝梅為行軍運糧使。狄洪道。徐慶為中軍左右翼。周相帆。包行恭。徐壽。楊小舫。羅季芳。王能。李武。為行軍指揮使。督率精兵十萬。糧草不計其數。一路上浩浩蕩蕩。直望江西進發。早有朱甯。張銳。密差心腹到南昌。告知宸濠。叫他且慢舉兵。以俟南贛汀漳各路得利。便可乘機進取。以得。不戰自退之利。萬一南贛汀漳不得利。那時再作議論。宸濠得了這個消息。便自按兵不動。坐觀成敗。以為進退。按下不表。且說南贛橫水桶岡諸寨賊首謝志山。及漳州瀨頭諸寨賊首池大鬻等。於江西福建廣西交界深阻的地面。方千餘里。共設賊巢五六十處。每處皆有賊衆千餘人。至少也有七八百人。橫互綿延。聲勢連絡。大庾嶺為賊首池大鬻的老巢。這池大鬻係廣西人氏。年約三十餘歲。生得豹頭環眼。兩臂有千斤之力。慣用一柄三股點綱叉。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有十四個大頭目。七十二個小頭目。皆是個個慍悍。鏡勇非凡。却分往瀨頭各寨。那南安橫水為謝志山的老巢。這謝志山本係湖廣黃陂縣人氏。年約二十以來。也生得暴眼橫眉。異常奸險。常用一柄虎頭大砍刀。也是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也有百十多個大頭目。分往桶岡各寨。均與宸濠往來。王守仁領兵征勦。宸濠得信後。即往各處通知。因大庾路途較遠。先差心腹前去南安橫水寨報知謝志山。叫他早早預備。這日謝志山接到宸濠信息。他却並未

通知池大鬢，但只令自己各寨妥爲防備，也是這一起惡賊惡貫滿盈，應該死在王守仁、徐鳴皋等手內。他以為王守仁前來討伐，必須先到南安，他却自己趕爲防備，保守自己。那裏知道王守仁並不先到南安，却問道：「輕騎馳赴大庾，先攻池大鬢，大庾離京城較遠，消息不甚靈通。」王守仁奉命出師，征討江西各路賊寇，池大鬢連這個消息尚未得知。謝志山雖得着宸濠消息，又未前去池大鬢處報知，因此池大鬢連一些影兒皆不知道。他又平時却深恃地勢險阻，雖有官兵到來，斷不能得利，所以後來被王守仁分派徐鳴皋等潛兵入險阻之地，乘夜縱火，將他所有各處賊寨，皆燒得乾乾淨淨，且待我慢慢表來。這日王守仁所統大兵，行抵湖廣不遠，安營下寨，便聚集衆將商議道：「大庾嶺路途較遠，消息自不甚靈，南安離此甚近，消息自然靈通。又况近聞宸濠陰結各路賊盜，以爲外援，本帥比次出統雄兵，宸濠必定早得消息，南安賊首謝志山、巢穴橫水，難保不知，且難保宸濠不暗通消息。」謝志山既知信息，必然早作準備。現在進攻橫水，必致負隅自固，又况南安地多深阻，不易進攻，萬一曠日持久，不但虛糜餉項，而且師老無功。本帥之意，與其先攻南安，不若先攻大庾，該處地勢雖亦險阻，究竟路途甚遠，消息非朝夕可通。若遣輕騎間道潛行，不過十日之內，也可直抵，即使彼處得有消息，我兵已至，任他防備，究嫌湊手不及，我便出不意，攻其不備，似覺事半功倍。不知各位將軍，以我此議爲然否？如果以爲可行，本帥當即分派兵丁，與各位將軍分道前去，各攻各寨，以分其勢，使彼首尾不能相顧。如此辦法，不過兩月，大庾各寨便可剿滅殆盡，然後再由大庾橫進攻橫水，則各寨易破，賊衆可擒矣。徐鳴皋等聽了這一番議論，深爲佩服，當下說道：「元帥所見極其高明，逆料敵情，如在掌握，真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末將等深是欽服，安敢不唯命是聽。但期早破賊巢，早爲平定。」元帥應如何分派之處，末將等當謹遵吩咐。星夜趕往便了。」王守仁聽了衆將之言，大悅，當即派令徐鳴皋、楊小舫道：「徐將軍、楊將軍，可各帶輕騎三千，間道星夜潛入湖頭，進攻賊寨，聞湖頭地勢深阻，必須潛兵入險，方能奏凱。而且該處四面皆山，樹木叢雜，非深知路徑之人，不能二位將軍到了那裏，可急急尋找數名熟諳路徑的土人，帶領前往。軍中再多備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均暗藏火種，改扮土人裝束，潛入山中，能以兵力破之極好，否則即縱火焚燒，先將樹木焚燬殆盡，然後賊寨不難破矣。」徐鳴皋、楊小舫得令，又令一枝梅、王能道：「你二位將軍，各領輕騎三千，星夜趕往漳州、東界、浙東、西界、江西、南連湖廣，四通八達之地，攻此則竄彼，攻彼則竄此，聚散靡常，測摸不定，必須各路交界處，先屯伏兵，以斷彼此互竄之路。然後發兵撲滅，則賊可破，賊衆可成擒矣。若遇深山密林之處，尤須多帶火種，先焚林木，使彼無所藏身。我軍亦可長驅大進。」

枝梅王能得令王守仁又令狄洪道周湘帆道狄周二將軍也各領輕騎三千星夜間道馳往大帽山進攻賊寨惟大帽山高聳半天四面皆懸岩峭壁非拔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亦多樹木仍宜多帶火種一至山上卽先縱火焚之使賊衆自相踐踏再能於山上探聽山後有無可通賊穴之路便一面前進一面攻後前後夾攻最爲得勢但此時不能預定須至該處山後相度地勢見機而行便了狄洪道周湘帆得令又令包行恭徐壽道包將軍徐將軍也各帶輕騎三千星夜馳往華林進攻賊寨獨華林地勢深險非凡不特樹木叢雜抑且惡獸甚多此去進攻務必多帶火種先焚樹木一面將那些各種惡獸驅除殆盡一面合兵攻打賊寨方易爲力不然惡獸不先驅除勢必畏首畏尾何能成功將軍善自爲之要緊要緊包行恭徐壽得令王守仁又道本帥却與羅季芳徐慶季武三位將軍統率大兵間道潛入大庾進攻池大贛之穴破賊之後卽在該處坐待無論何路一面克復一面火速馳回徐鳴皋等無不個個爭先想得頭功奮勇前往王守仁也就卽日進兵話分兩頭且說徐鳴皋楊小舫二人各領三千輕騎真個是連夜趕程刻不容緩不過五日已至瀟頭不遠暗暗下了營寨當下二人卽換了微服先於該處探聽賊勢並查訊瀟頭寨的路徑各處探聽了一日已經略知大概次日又將本地村民招了幾名來到大帳細細問道你等可是本地人麼村民道我等皆是本地村民爲農的徐鳴皋道聞得你們這裏有座瀟頭寨寨內的強盜極其利害但不知有多少強盜如何利害那村民道你老人家不問這一起強盜倒也罷了若要問起來真是令人害怕那寨內有五十個大頭目二百個小頭目二千多個嘍兵這五十個大頭目却一個也不知姓什名何但知第一個喚作守山虎第二個喚爲出山虎第三個喚爲鎮山虎第四個喚爲臥山虎第五個喚爲飛山虎其餘尚有四十五名其混名不知爲何皆是個個兇猛惟有出山虎及飛山虎尤爲利害我們這裏三四十里他們並不搶劫我們的財物只有一件惟有美貌的婦女却要送進寨去不然他若知道了定然全家沒命因此也受害不淺官兵雖屢次來剿怎奈他那個地方四面皆山官兵不知路徑皆被他們打敗而回所以極難剿滅徐鳴皋道據你們如此說來這瀟頭寨的五虎賊是極利害了你們可要這官兵來殺却這一起強盜麼那村民道怎麼不想可是求之不得徐鳴皋道我們就是奉了聖上的諭旨帶了兵馬來剿滅他的但據你們所說山路險阻不知路徑的官兵皆爲他敗出來所以官兵屢次來剿皆不濟事但不知你們可認得這山內的路否那村民道我等皆不會去過我們莊上倒有一人他是去過兩次的除非將他找來問他個明白不知這人是誰且看下面分解

第九十四回 詢土人將軍思破賊 獻野獸獵戶暗行刁

話說徐鳴皋問明土人可知瀾頭的路徑。土人答道：我等未曾去過。我們村莊上倒有一個是去過數次的。他却知道可將他喚來問個明白。就可曉得了。徐鳴皋道：你們就此前去。將那人喚來問明。本將軍就可前去剿滅。不但代你們除害。本將軍還有重賞。那些村民答應前去。一會已將那熟識路徑的喚來。見了徐鳴皋。當下徐鳴皋將那人一看。只見他有六十開外的年紀。倒是精神滿足。因問道：你喚做什麼名字。那人道：小的姓尤。名喚保。徐鳴皋道：你怎麼知道瀾頭寨的路徑呢。尤保道：只因小的常去。所以知道。徐鳴皋又道：你爲甚麼要到寨內去呢。尤保道：小的在二年以前。無意上山打獵。那時他寨內尚未有這許多兵馬。只有五個頭目。他見了小人。打得一隻獐子。他就叫小人在山前山後。各處打獵。打得獐貓鹿兔。就送把他。有時也結小人的銀錢。他大寨內。小人也時常進去的。後來他那裏勢大了。他們這五虎。又不似從前守着規矩。便去強搶人家婦女。小人也就懶得上山。接着官軍來剿。他那裏不准小入上山。恐防奸細。因此小人也就不上去了。徐鳴皋道：他那裏究竟是怎樣的險阻。尤保道：他那大寨。在深山之中。四面皆係岡嶺環繞。而且皆是峭壁懸崖。前面有條路。不知路徑的。若從這路上下。都難出來。因他東面。皆是螺絲路。又且樹木叢雜。那些嘍兵皆藏在裏面。你若上去。却不看見他們的影兒。他却見你是清清楚楚。所以前來剿滅的官兵。他也不阻他進去。所以官兵皆屢剿屢敗。因他偏讓官兵進來。到了那螺絲路上。他便出來前後夾攻。雖插翅也逃不脫。所以屢屢敗者。職是故耳。那山寨險固非常。徐鳴皋道：你從前既是常去。一定知道裏面的路徑。除了前面那條路。還有別路可通的麼。尤保道：他山後尚有一條路。離此必須繞道前去。那條路可是崎嶇非凡。由山直至山頂。要走半日。方可到頂。兵馬是萬不能上山。若要是由那條路上山。只能一人緩緩前進。幸是這條路上。並無人防守。爲的是無人知道。却有一件。兩旁荆棘甚多。稍一大意。即要戳傷身體。尚還有一條路。在他山的東首。面臨大河。非船不可前去。他們山上的人出入。皆從那條路。他寨內自備了十數隻船。爲往來之用。此外再沒有別的路徑了。徐鳴皋道：你現在可能再到那裏山上去麼。尤保道：小人是可去的。但隔了年餘。恐那些新招來的嘍兵。不放小人進去。只是一層。就便進去。還要帶些野獸之類去送他。方有說話。不然怎麼可去呢。徐鳴皋道：這到不難。你只要打兩隻野味。就可去得的。了。本將軍有句心腹話與你商議。現在大兵前來。爲的是代百姓除害。你等皆是本處良民。料想沒有不恨他的道理。你如能將本將軍帶上山去。將那山內的路徑。看明白了。不但本將軍重重賞你。將來平定了山寨。回朝之後。本將

軍定在元帥面前給你保舉個功名。以酬今日之勞績。但不知你可情願麼。尤保聽說，忙答道：將軍吩咐，小人怎敢推托。不過一件，今日是萬萬來不及。小人現回去，就趕緊向別處打兩隻野獸，明日親送到他那裏，先打聽一回，然後再暗暗與將軍上山，不知將軍尚以爲然否。徐鳴皋道：能如此，我就等你兩日，但不可誤事。尤保道：小人等也就甚望將軍早早將這座山寨平定了，就是小人們也可安居樂業。不然，他雖不搶劫我們的財物，即強姦婦女，却也受害不淺。今得將軍前來，是小人們地方的大幸事了。將軍請稍待，小人後日定來回信。說罷，就要出營。徐鳴皋要買馬，叫他便叫人取了五兩銀子，給交尤保道：這些須銀子，權當你那打取野獸的價值。待事成之後，再行重賞。就煩你先去一聽罷。尤保見了銀子，自然忻悅。因道：這銀子雖承將軍賞了，小人可實不敢收。但願事成，就是這地方上的福氣了。徐鳴皋道：你就收了罷。這不過是本將軍一點意思，你不必再讓了。尤保只得擎了銀子，又謝了一回，然後出營門而去。徐鳴皋見尤保滿口答應，甚是忻悅。這且不表。且說尤保回到家中，並不告知別人。歇了一會，即日就提火槍，往各處去尋野獸。到了傍晚回來，居然打了兩只白兔，一只獐子，三只野雞。到了次日一早，即將野味背在肩上，也不告訴人家。到那裏去，他便出得門來，竟往瀾頭寨去了。走了一回，已至谷口，他就單身進內，走入螺絲路，約有半里的光景。當有嘍兵喝道：來者是誰，敢進來探伺。尤保聽說，先將那嘍囉一看，當下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不怪你阻住你家頭目王老公可在家麼。那嘍兵道：那王頭目現在寨裏，你問他爲何。尤保道：你可將他請出來，就說十里亭尤保要與他有話講。那嘍兵道：你有甚麼話，可告訴我等他出來，給你轉告便了。尤保道：你也認不得我，我也不認得你，你可不是把話白說了。嗎。旁邊又有一個嘍兵說道：李老三，你同他說什麼白話。他既不肯將話告訴你，將他打出去便了。何必同他在此囉囉。尤保聽說，即將眼睛一睜，向那個嘍兵發怒道：你尊姓呀，敢是你不准我在此麼。我告訴你，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你這一起的人，就把來阻我，你家大王來到此地的時候，我終日在山上，你家大王是極看得起，時常要我入寨來說談談。那時你們這一起東西，還不知在那裏作夢。不必說你們這一起後來的，就是你家王頭目，也不能如此。狐假虎威，要將我打出去。你這一起算什麼東西，敢來呼喝我。我與你前去見你家大王，說個明白。看你家大王是如何看待。那二個嘍兵見他說了這番話，也就大怒起來，便欲上前去打。忽見那邊又走出一個嘍兵，前來說道：王頭目來了。尤保一聽，更大喊道：既是王頭目來了，那更好說話說了，就忿忿的要走入內。那兩個嘍兵，那裏肯放他走，便上前將他一推，口中喝道：你向那裏走，不看你有偌大年紀，將你這忘八殺了。你到大王那裏告訴呢。尤保也就

大罵起來。正在吵鬧。王老么已走出來。一見尤保。便大聲喊道。尤老兒。你幾時來的。咱們有一年多不見了。尤保抬頭一看。見是王老么。也就答道。王頭目。你來得正好。因將那嘍兵阻攔的話。告訴了一遍。王老么聽說。便將那嘍兵呼喝過去。同他二人到了自己的小房屋內。彼此坐下。便問尤保道。你身上這些野味。是那裏來的。尤保道。不瞞頭目說。近來家中貧苦已極。因此打了些野味。到來這裏。作個進見之物。欲求大王收留。在山作一個小頭目。借此餬口。不知大王肯收留否。如不肯收用。我想煩你在大王面前說句好話。隨後如有野味。便送上山來。隨便大王賞幾個錢。仍如從前那般就好了。不知你老可能答應。我在大王面前方便。王老么道。老尤我有句實實在在的話。告訴你。要想做頭目。這却不能。若說送野味來沽。你可不要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便了。你若不肯斟酌。你此事豈不自見吃虧。你還是聽我說話。就永不吃虧了。欲知尤保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奉承強盜入牢籠 真順從村民獻密計

話說王老么向尤保道。你若想做頭目。這可不能。若要送野味來沽。只要你不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罷。尤保道。我本來不敢較量。只要大王准我來沽。就好了。王老么道。那就好說了。不用你說。現在大王甚想野味下酒。你來得正好。我便將你這野味送入內去。你可此處等我的回信。尤保道。煩你再代我在大王前請安。就說我一年多不見了。現在到此處。想見見大王。王老么答應。即取了野味道。你要進去談談。你就跟我去罷。尤保一聽。正中心懷。復暗自想道。我見那強盜。我何不如如此如此呢。一面暗想。一面跟了王老么入內。不一刻。已至大寨。當由王老么帶他入內。尤保一見。便給那五個強盜叩下頭。口中說道。小老兒。一年不來。給大王請安。甚是記念的很。又因官兵不次前來。小老兒也不敢上山。現在家中弄得貧苦難支。因此前來與王大頭目說了。請他在大王前方便。一句求大王看看小老兒。甚苦。隨後常常進獻野味。給大王爺飲酒。那守山虎等。一齊笑道。你能常常獻野味來。咱便與你的銀兩。可有一件。咱們這裏早晚又要開戰了。聽說京裏又派了官兵。前來剿滅。如到那時。咱家山上可是不許閒人到的。你可趁此時。官兵未來。將那野味多打些送來。準備那官兵到此。你就不能上山。尤保聽說。暗道。何不就此奉承他兩句。因道。非是小老兒亂說。有大王等這個險阻的山寨。不必說官兵前來。便是皇帝至此。也不能使他逃走。况京裏官兵。已來過兩次了。總沒有一次勝的。皆是大敗回去。難道京城裏兵。還比那些官兵利害不成。而況有五位大王的神勇。就使他有三頭六臂。也是沒用的。倒是不來剿滅的好。如果要來。只是自討其死。還想有多少活命的回去呢。這一番話。把那五虎

強盜說得快活非凡。因道：「你這老兒，倒是有趣。咱家這般的山寨，還怕有官兵前來麼？」尤保道：「別人不知，小老兒是深知這裏埋伏的五虎強盜大悅，以爲這山寨天下少有的了。因命人取了二兩銀子賞給與他。」尤保道：「小老兒今日送來，再說下次的話。」尤保道：「這就領大王的賞了。當下又給守山虎等叩了幾個頭謝過恩，又向飛山虎說道：『小老兒尚有一事容稟大王。小老兒只因有偌大年紀，腳腿不甚便當，路稍遠些，就覺吃力。小老兒有個外甥，名喚鄭才，這野味是他相助小老兒小兒打的小兒生來也有些傻氣，他只能打野味，不能令他做旁事。那個外甥，倒極其伶俐。小老兒的意思，想明日送野味前來，就令那外甥鄭才將他帶來走一趨認認路。後來小老兒就可叫他送野味上山了。小老兒也可免走十來里路往返，就是二三十里。若大王可憐小老兒的腳腿，不能多走路，大王就賞個賚答應下。倘若不能說不得，還是小老兒上山進獻求大王示下。那五虎強盜聽說齊道：『既是你腳腿不便，不能多走，你明日就將你外甥帶上山來，指他認了路以後，叫他送來也可。但是不能誤事。咱家可是每日都要送上來的。』」

保道：「小老兒還有一件要稟明大王。這野味可是不能包定每日送來。萬一這日不會打得，就沒有野味送上山了。那時大王要等着下酒，小老兒的外甥又不曾打得，到未送上山來，大王豈不要怪小老兒的外甥誤事麼？所以要與大王說明了，只要打得都叫上山送到的，與大王下酒便是了。當下守山虎答應，尤保便同王老么出來，又各處頑耍了一會，辭別下山，趕回家中住了一宿。次日天才甫明，就命他兒子尤能各處去打野味，務要多打幾只，放在家中，我看用處。尤能答應，便即各處去尋找。尤保即來到大營，見了徐鳴皋，就將上山的話說了一遍。徐鳴皋已是大悅，尤保復又說道：「小人却思得一計，已與那強盜說明，強盜已答應了小人，只是小人不敢與將軍說，知說出來要多多得罪。徐鳴皋道：「只要計妙，但說不妨。」尤保道：「既是將軍恕罪，小人就此放肆了。」因道：「小人與那五個強盜說是小人因有偌大年紀，腳腿不大便當，路途稍遠，就走了不動了。雖有兒子，又因他有些傻氣，只會在家打些獵，不能使他上山敬送野味。却有一個外甥，喚做鄭才，爲人又伶俐，又老實。小老兒的意思，每日叫我外甥鄭才送野味上山，就可免小老兒往返要走二三十里路。如大王允許，小老兒下次送野味來，就將他帶上山認認路，隨後就可叫他一人送上來了。若大王不准說不得了，還是小老兒來不過多吃些力罷了。那五個強盜聽了小人的話，當下就答應了小人，心中甚是大悅。合該這夥強盜惡貫滿盈，要死在將軍手內。小人因是想暗暗把將軍扮作鄭才，明日好同小人一齊上山，將山上路徑

探明，隨後如有用小人之處，再來效力。小人今年已六十多歲了，還想做官不成，且沒有這福分。不過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將軍冲鋒打仗，爲皇家出力，給小人們地方上除害，難道小人連這一點氣力都不能効嗎？所以小人是要力圖報的，但不知將軍可能襲尊改扮，尚請將軍恕罪。徐鳴皋聽了這般計策，又聽他許多的話，皆是深明大義。徐鳴皋不禁大悅，稱說道：「難得你如此仗義，真是國家的大幸。本將軍就照你這般說法，就扮爲鄭才便了。」尤保道：「難得將軍卑以下人眼見得那些強徒，必死無疑了。」小人今日出門時，已招呼小人的兒子多打些野味回來，以便明日前去爲釣餌之計。將軍可即改扮起來，好同小人一齊出營，先到小人家內，荒住一宵。明早小人就同將軍一同上山，還有一件將軍到了小人家內，可不要說出真話。小人家中是並無漏洩的情事，究竟牆垣屬耳，不可不防。就是小人也不要告知他們說是將軍，但說是小人至好良友，好在小人村上，只有小人家，也算是個獨家村，原無他慮。但天下事沒有小心鬧出亂來的。徐鳴皋聽了這番話，尤其佩服，當即謝道：「老丈所見極是甚當，依照台命便了。」尤保忽然聽見這般的稱呼說：「豈不要將小人折死了麼？」小人實在萬不敢當，趕忙謝道：「小人是何等樣人，不過山野一個村夫，何敢當將軍這般稱呼？千萬不可如此。」徐鳴皋道：「以老丈如此勝決，如此設想，使某心中佩服，即以老丈呼之，尚嫌不遜，即以師事，有何不可？」尤保見徐鳴皋如此謙遜，心下更加敬重。徐鳴皋又請他坐下，令人備了些點心出來，與楊小舫二人陪他用過點心。徐鳴皋又留尤保在營內，稍待一會兒，又排上午飯。大家用飯已畢，徐鳴皋換了服式，暗藏了利刃，又教楊小舫小心看守營寨。楊小舫答應，徐鳴皋出來，尤保將他一看，當下說道：「將軍改是改扮了，但是這身上衣服，可不是我們獵戶穿的樣子。料想這是處沒有那般衣服，且到小人家中，待小人尋一件衣服出來。」與將軍穿上罷。鳴皋大悅，當下二人一同前去，走了有五六里路，已經到了。尤保便指着說道：「那山窪子裏面便是小人的寒舍，又轉了兩個灣，已進了山窪，走到門首。尤保用手敲了兩下門裏面有人將門開了。尤保便讓徐鳴皋進去，到得客座，鳴皋坐下，那小老兒急忙進去尋小兒出來，與鳴皋見禮，分賓主坐下。畢竟徐鳴皋何時上山，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改裝易服將士潛行 巧語花言強人受騙

話說徐鳴皋同尤保一齊出了營門，到了尤保家中，但見那家這一坐茆屋，雖不寬大，只有前後兩進，六間四廂，却甚乾淨。尤保將徐鳴皋延入上首一間客座坐下，又進去叫兒子出來陪着，自己却擎出一把瓦壺，兩只粗笨茶盃到了。

房內當下便倒了一盃茶，送到徐鳴皋面前說道：「粗茶請用一盃。」鳴皋持在手中，他就喝了一口。尤保自己也倒了一盃，盃喝了。徐鳴皋正要問他的閑話，只見房外走進一人，年約二十來歲，雖然生得粗魯，倒似有些膂力，走入房來。尤保便命他道：「我的大兒呀，你可給這位客官行個禮。」尤保即向徐鳴皋叩了一個頭。鳴皋也就還了半禮。又問過他的名字，尤保站立在一旁。尤保問道：「我叫你打的野味呢，可會打回來沒有？」尤保道：「打回來了，今日可打的不少，共有四只山雞，兩只白兔，還有一個獐子，一個小狗獾，都挂在對面屋裏呢。」聽任爹爹取用。尤保道：「這位客人是從遠方來的，你可將那山雞去燒一只出來，晚間下酒，再將我從前穿的那件藍布夾襖尋出來，我是另有用處。」尤保答應去了。徐鳴皋又道：「令郎今年貴庚多大了？」尤保道：「他已二十六歲了，只沒有什麼大用。」徐鳴皋道：「會討親沒有？」尤保道：「已計了五年了。我那媳婦亦已生了兩個小孩子了。」徐鳴皋道：「想是令孫麼？」尤保道：「一男一女。」徐鳴皋又道：「老夫想是夫婦雙全。」尤保道：「小人今年六十三，老妻比小人大一歲，今年六十四。」徐鳴皋聽了，甚是企仰，因道：「夫妻齊眉，兒孫繞膝，真好福氣。」尤保忙稱不敢，正閑談之際，尤保已送進晚膳，排在桌上，但見一壺酒，四碟小菜，五碗大菜，無非是雞魚肉豆腐青菜之類，這也不必說。尤保便讓鳴皋坐了上首，因道：「盤殮市遠，樽酒家貧，未免怠慢了。」徐鳴皋謙道：「極承雅愛，好極妙極。」尤保就命兒子也坐下來，一同用了飯，又與尤保將床鋪料理停當，便請徐鳴皋進房安歇。尤保亦即告辭，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天明，尤保起來，取出那件藍色布的夾襖，走到外面，却好徐鳴皋也起來了，梳洗已畢，用了些早點。尤保即將那件藍色布的夾襖，交與鳴皋，就穿換了，自己來到對面房內，將那些野味取了出來，與徐鳴皋兩人各自背上。尤保此時才向他兒子說道：「我兒，你將門閉好了，我同這位客人到個地方去走一趟。設若有人來問，你就說出去了，不許告訴人家。昨夜留這位客人在此住宿，今日一同出去的，如果洩漏了出去，我回來曉得了，定送你的命。你再進去告訴你母親，與你妻子知道。」五日後，你們自然知道。今日的事，我索性告訴你，這件事作成了，你隨後還有好處呢。我就是與這位客人前去，也是爲你的事，你不要看差了。」尤保唯唯答應。尤保吩咐已畢，便與徐鳴皋出了大門，直望嶺頭寨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遠遠的見一座高山，真是峯巒重疊，岡嶺橫施，青峭壁懸，極其險阻。尤保指道：「將軍你看前面那座山，便是嶺頭寨了。他的大寨外面可瞧不出來，須進了螺絲谷，才看得見呢。」鳴皋看了，心中暗想道：「若不知路徑，怎能破得此山？」正想之際，已到螺絲谷口。尤保便帶着鳴皋進去，走了半里多路，已有嘍兵呼喝出來，走到外面，見是尤保，便放他進來，再一看後面還跟了一人，便來阻止。尤保道：「你不須阻得，前日我在山上，已與大王說明了。」

的。這是我的外甥鄭才。你們如不相信。去問個明白。我在這裏等你。那嘍兵見他這般說法。想是與大王說明白了的。也就不來阻攔。他因道。既是你與大王已經說明白了的。你兩人就進去罷。尤保同鳴皋就慢慢的進去。鳴皋也就各處留心。將那轉灣抹角的處所。細細的記明。原來這螺絲谷。沒有什麼難處。只要進去記清。都向右手轉。出來的時節。皆向左手轉。出。那就毫無障礙。若不知道進去的時節。却不難走。等到出來的時節。明明見前面一條正路。那裏知道反是走入有埋伏的地方去了。而且樹木叢雜。深奧異於平常。所以令人往往走錯。鳴皋此時已將進去的路徑。切記在心。不一刻已走出螺絲谷。尤保就同他先到王老么小寨內。見過王老么。當由王老么將他二人帶入大寨。一同到了聚義廳。王老么就代他二人先回明了寨主。那守山虎等人。即令他們進去。尤保即帶了鳴皋一同上了聚義廳。尤保先給守山虎等人行了禮。又令鳴皋給他們行了禮。此時鳴皋守定了那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也就忍耐得一肚子氣。給五個的強盜行禮已畢。將野味交納下去。站立一旁。偷眼一看。見那五個強盜。個個狀貌猙獰。真是個窮兇極惡。正在偷眼之際。忽見上面問道。這就是你外甥。尤保道。正是。小老兒的外甥鄭才。守山虎道。怎麼這外甥生得如此體面。不似你村莊中人樣子呢。這句話一問。把那個尤保與鳴皋二人。直嚇得魂不附體。暗道。可不要把他看破了才好呢。不然不但大事不成。而且我們性命不保。趕忙說這大王爺不要說笑話了。難道我們村莊中應該是個笨人。不應有體面的人麼。常言道。一母生九子。還各不同。而況當日西廬生於芋蘿之村。那個美貌。至今日人還稱贊他好看。他還是個女子。尚且生得那般的絕色。何況是個男子。我的兒子就與我這外甥不同了。他就生得極其醜陋。小老兒所以不叫我那兒子來。恐怕大王爺看見他討厭。因以才叫我的外甥來的。若大王不願看我這外甥的體面。喜看醜惡的形容。小老兒就叫我小兒前來送野味。我這外甥未來的時節。還不敢上來。他說怕大王爺的利害。說不定將他細了。那才無辜受累呢。後來還是小老兒再三與他商量。說大王待人最是好。我同你先去。你到了山上。見那山許多的鬪熱。恐怕你還不肯回來呢。他被小老兒這些話騙了他才肯來的。小老兒的姐姐也是這般怕。不肯讓他來。小老兒還與姐姐抬了半天的杠子。我姐姐才肯放他來的。現在大王既如此說。足見大王爺有了疑心。以後如有野味。還是叫小老兒兒子來罷。那時大王可不要怪他粗魯醜怪。徐鳴皋在旁聽了這許多的話。心中實在好笑。暗道。這老兒真是會說。正在暗想。只聽上面強盜又說道。你這老兒實在討厭。咱們不過問了你一句。就引出來這一片話來。既是你的兒子醜惡。又是粗魯。以後還是叫你這外甥送來罷。尤保道。既是大王爺願意我外甥前來。並沒有什

麼別意。小老兒仍叫他自然是肯來的。但有一件要與大王說明。前日小老兒已領過大王的賞。今日這些須野味。就
算爲我外甥作進見之禮罷。以後只要大王爺另眼看待他。小老兒就感激不盡了。若大王不賞臉。今日以過隨後送
來的。皆領大王的賞就是了。守山虎等聽了他這番言語。甚是忻悅。因道：你既這麼說。咱就收了的罷。你那外甥。既不
會來過。你可教他王老么帶着你外甥各處遊玩一回。就去罷。這一句話。把個徐鳴皋說得樂不可支。暗道：合該這惡
賊死在目前了。尤保心內也是那樣的想。當下尤保便告辭了。帶着鳴皋與王老么一齊退下。出了大寨。便請王老么
同他二人各處遊玩。王老么當下說道：咱可不同你去了。好在你山上是熱的。你便同你外甥去耍一回罷。尤保道：還
是求頭目與我去走一趟罷。便當多少了。不然又有多少阻隔。畢竟王老么是否與他同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探路徑密記情形 發號令進攻山寨

話說尤保故意向王老么說道：還是請你老同我們二人各處去走一趟。不然又有許多的阻隔了。王老么道：你去了
罷。如若有人阻你。就說我叫你去。有誰來說話。尤保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去了。說了。就與鳴皋往各處遊玩。徐鳴皋
所到之處。無不將路徑牢記在心。到了後山那條小路。鳴皋望下一看。果然險峻非凡。真可謂之蠶叢鳥道。望下走了
一回。只見兩旁荆棘荒蕪。絕無人迹。鳴皋見了一回。暗想：所幸這條路離大寨甚遠。有法可想。只須如此如此。便易爲
力了。心中想罷。又同尤保到東首那條路去看。不一刻已到。二人走下去。果見迎面一條小河。岸邊泊了十幾隻船。徐
鳴皋當下便悄悄問尤保道：這條河可通那裏。尤保道：這條河名叫七灣溪。離此十八里。有座棗木林。這就是七灣溪
的要道。由此出去。非走那裏。不能通到各處。鳴皋聽了這話大喜。山上的路徑。皆已看過。將所有要口。又緊記了一回。
然後便與尤保下山。到得山寨門口。還到王老么那裏說了一聲。這才下山而去。尤保又將出螺絲谷口的路徑。指點
了一回。鳴皋又切記在心。然後二人慢慢步出谷口。仍到尤保家內。住了一宿。鳴皋方才回營。進了大營。當有楊小舫
接着。鳴皋坐定。便將瀨頭寨的路徑。如何險峻。如何深固。細細說了一遍。又將螺絲谷如何進去。如何出來。又述告了
一回。楊小舫聽了說道：若非那尤老兒仗義相助。設計而行。如何破得此寨。爲今之計。既知道那裏的情形。兵貴神速。
不可久待了。當下已是日午。各人用膳已畢。徐鳴皋便在營內挑選五百名的校刀手。五百名長槍手。即刻又命心腹
將尤保請來。當下先將三軍勉勵了一番。然後便向尤保說道：老丈煩你今夜三更時分。帶領五百長槍手。前往棗木
林。暗暗埋伏。以防賊人暗渡。斷其出路。明日向午時分。自有大軍前來接應。今有令箭一枝。與老丈帶去。如有各兵不